

佛說菩薩睽子經（安公錄中闕譯今附西晉錄）

聞如是：

一時佛在比羅勒國，與千二百五十比丘，及眾菩薩、國王、大臣、人民、長者、居士、清信士女，不可稱計，一時來會。

佛告諸比丘：「皆悉寂靜定意聽，我前世初求得菩薩道時，戒行普具，精進一心，修集智慧，行於善權，功德累積，不可稱說。諸天、釋梵、天龍、鬼神、帝王、人民，無能行者。」

阿難聞佛言，更整衣服，長跪叉手，白佛言：「願欲聞之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乃往過去無數世，時有菩薩名曰一切妙，仁慈惠施，救濟群生，常行四等心，度世危厄，愍育苦人。時於兜術天上教授天人，常以晝夜各三時定意，思惟三界——照觀十方天下人民善惡之道，知有孝順父母、恭敬三尊、恭順師長、修諸功德者——常以天眼遍察五道。時有迦夷國中有一長者，孤無兒子，夫妻兩目皆盲，心願入山，求無上慧，修清淨志，信樂空閑。菩薩念言：『此人發意所學微妙，而兩目無所見，若入山中者，或墮溝坑、或逢毒蟲，所見枉害。若我壽終，為其作子，供養父母，終其年壽。』

「於是菩薩壽盡，即下生為盲父母家作子。父母歡喜，甚愛重之。本發大意欲行入山，以生子故，便留樂世間。子年七歲，號字曰睽。睽至孝仁慈，奉行十善，不殺、不盜、不淫、不欺誑、不飲酒、不妄言、不綺語、不嫉妬、不呪詛、信道不疑，晝夜精進。奉事父母如人事天，言常含笑不傷人意，行則應法不妄傾邪。父母喜悅，無復憂愁。年過十歲，睽長跪白父母言：『本發大意欲入深山，求志空寂無上正真。豈以子故而絕本願？人在世間無常百變，命非金石對至無期。願如本意，宜及上時，入山清淨。我自尋隨與父母俱，供養隨意不失時節。』父母報睽言：『子之孝順天自知之，不違本誓便共入山。』

「睽即以家中所有之物，皆施國中諸貧窮者，便與父母俱共入山。睽至山中，以蒲草為父母作屋，施作床蓐，不寒不熱，恒得時宜。適入山中一年，眾果豐茂，食之香甜，泉水涌出，清而且涼，池中蓮華，五色精明，栴檀雜香，樹木豐茂，倍於常時。風雨時節，不寒不熱，樹葉相接，以障雨露，蔭覆日光，其下常涼。飛鳥翔集，奇妙異類，皆作音樂之聲，以娛樂盲父母。師子、熊羆、虎狼、毒獸，皆自慈心相向，無復相害之意，皆食噉草果，無恐懼之心。麋鹿、熊羆、雜類之獸，皆來附近睽，音聲相和，皆作娛樂之音。睽至孝慈心，履地常恐地痛，天神、山神，皆作人形，晝夜慰勞三道人。三道人一心定意，無復憂愁。睽常與父母，取百種果蓏，以食父母，恒有盈餘，渴飲泉水，無所乏短。父母時渴欲飲，睽著鹿皮之衣，提瓶行取水。麋鹿、眾鳥亦復往飲水，不相畏難。

「時有迦夷國王入山射獵，王遙見水邊有麋鹿，引弓射鹿。箭誤中睽胸，睽被毒箭，舉身皆痛，便大呼言：『誰持一毒箭，射殺三道人者？』王聞人聲，即便下馬，往到睽前。睽謂王言：『象坐牙死，犀坐其角，翠為毛故、麋鹿為皮肉故；今我無角、無牙、無毛、皮肉不可噉，我今坐何等罪死耶？』王問睽言：『卿是何等人？被鹿皮衣，與禽獸無異。』睽言：『我是王國中人，與盲父母俱來入山中，學道二十餘年，未曾為虎狼、毒蟲所見害，今便為王所射殺。』登爾之時，山中大風暴起，吹折樹木，百鳥悲鳴，師子、熊羆、走獸之輩，皆大號呼，動一山中；日無精光、流泉為竭、眾華萎死、雷電動地。時盲父母驚起，自相謂言：『睽行取水，經久不還，將無為虎狼、毒蟲所害？禽獸悲鳴，音聲號呼，不如常時。風起四面，樹木摧折，必有災異。』

「王時怖懼，大自悔責：『我所作無狀！我本射鹿，箭誤相中耳。射殺道人，其罪甚重。坐貪小肉，重受其殃。我今以一國珍寶、庫藏之物、宮殿、妓女、丘郭、城邑，以救子命。』時王便前，以手挽拔睽胸箭，箭深不可得出。飛鳥、走獸，四面雲集，號呼動一山中。王益惶怖，三百六十節節皆動。睽語王言：『非王之過，自我宿罪所致。我不惜身命，但憐念我盲父母，年既衰老，兩目無所見。一旦無我，亦當終歿，無所依仰。以是之故，用自懊惱酷毒耳。』

「登爾之時，諸天龍神、山神、水神、樹神，皆為肅動。王復重言：『我寧入泥犁中，百劫受罪，使睽身活。』長跪向睽悔過言：『若子命終，我當不復還國，便住山中，供養卿父母，如卿在時，勿以為念。諸天龍神皆當證知，不負此誓。』睽聞王此誓言，雖被毒箭，心喜意悅，雖死不恨：『以我盲父母累王供養，道人現世罪滅，得福無量。』王言：『卿語我父母處，及子未死，語我知之。』睽即指示語：『從此步徑去是不遠，自當見一草屋，我父母在其中止。王徐徐往，勿令我父母怖懼，以善權方便，解語其意。為我上謝父母，無常今至，當就後世。不惜我命，但念父母年老，兩目復盲，一旦無我，無所依仰，以此懊惱自酷毒耳。死自當分，宿罪所致，無有得脫者。今自懺悔於父母，從無數劫以來，所行眾惡，於此罪滅、福生。願我與父母，世世相值，不相遠離。願父母終保年壽，勿有憂患，天龍、鬼神常隨護助，災害消滅，所欲應意，無為自然。』

「王便將數人徑詣父母許。王去之後，睽便奄然而死。飛鳥、禽獸，皆大號哭，遶睽尸上，以舌舐睽身血。盲父母聞此音聲，益用怖懼，徬徨而住。

王行馳駛，觸動草木，肅有人聲，父母驚言：『此是何人？非我子行。』王言：『我是迦夷國王，聞道人在山中學道，故來供養道人。』父母言：『大王來大善，勞屈威尊，遠臨草野。王體中安隱不？宮殿夫人、太子、官屬、人民，皆安善不？風雨和調、五穀豐足不？隣國不相侵害不？』王答道人言：『蒙道人恩，皆自平安。』

「王問訊盲父母：『來在山中，勞心勤苦，樹木之間，飛鳥走獸，無有侵害道人者不？在山中，寒暑隨時，現世安隱不？』盲父母言：『蒙大王厚恩，常自安隱。我有孝子名睽，常為我取百種果蓏，泉水恒自豐饒，山中風雨和調，無所乏短。我有草席可坐、果蓏可食。睽行取水，且欲來還。』

「王聞盲父母言，又大傷心，淚出而言：『我罪惡無狀，入山射獵，見水邊有群鹿，引弓射之。箭誤中道人子，睽身被毒箭甚痛故，來語二道人。』

父母聞之，舉身自撲，如太山崩，地為震動。王便自往前扶牽，父母仰天號哭，自訴言：『我子睽天下至孝，仁慈無有過者，踐地常恐地痛，今有何罪而王射殺之？向者，大風卒起，吹折樹木，百鳥悲鳴，號哭動一山中。我在山中二十餘年，未曾有此災異，疑我子取水，經久不還，必當有故。』

諸神皆驚，肅肅而動。母啼號不可復止，父言：『且止！人生無有不死者，無常自然，不可得却。』且問王言：『睽為射何許，今為死活？』王具以睽口中所言，向盲父母說之。聞王此言，又大感絕：『我一旦無子，俱亦當死，願王牽我二人，往臨睽尸上。』

「王即牽盲父母往到尸上，父抱其兩脚，母抱其頭著膝上，各以一手捫摸其胸箭，仰天大喚言：『諸天及龍神、山神、樹神、水神，我子仁慈至孝，諸神所知，何能不一哀我子是善子？』母便以舌舐睽胸瘡：『願毒入我口，我年已老，目無所見，以身代子之命。睽活、我死，死不恨也。』於是，盲父母言：『若睽有至誠至孝者，天地所知，箭當拔出，毒藥當除，睽當更生。』

「於是，第二忉利天王釋座即為大動，以天眼見二道人抱子號哭，乃聞第四兜術天、諸天宮、龍宮，皆儼儼而為動。釋梵四天王即從第四天上來，如人伸臂頃，來下住睽前，以神藥灌睽口中。藥入睽口，箭自拔出，便活如故。父母驚喜，見睽已死更活，兩目皆開。飛鳥、禽獸皆作歡樂之音，風息雲消，日為重光，泉水涌出，眾華五色、樹色，光榮倍於常。

「時王大歡喜，不能自勝，禮天帝釋，還禮父母及子睽：『願我國財以上道人，身自留住供養，現世罪滅，宿怨得除。』睽答王言：『欲報恩者，王且還國，安慰國人，皆令奉持五戒。王勿復射獵，天傷蟲獸，現世身不安隱，壽盡當入泥犁中。人居世間，恩愛暫有，別離久長，不得常在。王宿有功德，今得為王，莫以得自在故，而自放恣。』於時國王大自悔責，自今以後，當如睽教勅，不敢有廢。諸隨王射獵者數百人，見睽已死，神人持藥來下，入口即活，父母眼開，皆踊躍發意，奉持五戒，終身不犯。王還國已，宣令國中，諸有貧窮、盲父母，如睽比者，皆當供養，不得捐捨，犯者令有重罪。於是，國中人民以睽活故，上下相教，奉修五戒，修行十善，死得昇天，無入三惡道者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諸來會者，宿命睽身，我身是也；時盲父者，今現父王闍頭檀是也；時盲母者，今現我母王夫人摩耶是也；迦夷國王者，阿難是也；時天帝釋者，彌勒是也。使我疾成無上正真之道決，皆是我父母育養慈恩；從死得生，感動天龍鬼神，父母恩重孝子所致；今得為佛，并度國人，皆由孝順之德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汝廣為一切人民說之，人有父母，不可不孝。道不可不學，濟神離苦，後得無為，皆由慈孝、學道所致。」

佛說經已，諸菩薩、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國王、大臣、人民、長者、居士，莫不加敬，稽首佛足，作禮而去。

佛說菩薩睽子經